

漢語方言滋絲音的一些觀察

張光宇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提要 漢語方言的滋絲音聲母分佈呈北多南少之勢。最多有五套，見於山東沂南一帶；最少只有“半套”，見於海南島的漢語方言。華南方言如果只有一套滋絲音，往往可從種種跡象證明前身應有兩套，梅縣就是如此。關於滋絲音的發展與演變，條件包括送氣、洪細、開合、齊撮……等。

關鍵詞 滋絲音、地理趨勢、歷史發展

漢語方言的滋絲音 (sibilants) 大體有六種：齒間 (te)、舌尖前 (ts)、舌邊 (tʃ)、舌尖後 (tʂ)、舌葉 (tʃ)、舌面 (tɕ)。有的方言具有其中的五套 (例如山東沂南)，有的方言只有一套 (例如廣東梅縣)。北京音系具有三套。滋絲音的多寡是漢語方言聲母分歧最為突出的一個領域。

從古音來源看，這些現代方言的滋絲音主要來自古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其次來自見曉組，再其次來自端組聲母。有少數方言把古幫組讀成帶滋絲音，非組讀成舌面的擦音。換句話說，古音唇舌齒牙喉幾類聲母都有滋絲音化的例子。滋絲音的來龍去脈是漢語方言聲母演變最為生動有趣的一個畫面。

漢語方言聲母的地理考察顯示：除了華中具有濁音聲母的吳湘方言之外，華北方言的聲母數一般多於華南方言。大體言之，華北聲母多出來的一套聲母往往是舌尖後音系列。細說起來，南北都有突出色彩。底下，先看漢語方言聲母系統中滋絲音的種類。

一 滋絲音聲母系統概況

1.1 五套滋絲音

山東沂南方言共有 31 個聲母。這是目前所知華北方言當中聲母數最多的一個方言，其中含有 15 個滋絲音 (馬靜等 2003)。

te	祖災	te'	倉醋	o	散蘇
ts	經酒	ts'	秋齊	s	修線
tʃ	招津	tʃ'	昌秦	ʃ	書心
tʂ	爭賁	tʂ'	巢策	ʂ	生色
tɕ	經九	tɕ'	丘拳	ɕ	休虛

類似的五套滋絲音還見於山東濰坊地區的安丘、昌樂、莒南等地。這些方言的聲母都比較多，例如安丘和昌樂各有 29 個聲母，莒南有 30 個聲母。沂南上列聲母轄字包括：精組 (te、ts 全部和 tʃ 組的“津秦心”)、章組 (tʃ)、莊組 (tʂ)、見曉組 (tɕ)，知組聲母例缺。這五套聲母並見的方言，除了山東以外，其他地區並不多見。例如吳語地區聲母最多的是張家港，具

34 個聲母，那是因為濁音豐富；漢語方言聲母之最在四川達縣，具 38 個聲母，那是因為濁音聲母又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區別。滋絲音特別發達可以說是山東若干方言的鮮明色彩。

1.2 四套滋絲音

山東莒縣方言一共有 25 個聲母，其中含有四套 12 個滋絲音。(石明遠 1995)

tə 豬煮	tə' 除出	ə 收燒
ts 祖酒	ts' 粗齊	s 散蘇
tʂ 竹賁	tʂ' 蟲初	ʂ 生沙
tɕ 寄金	tɕ' 去琴	ɕ 香訓

這些例字涵蓋的現象是：tə 組轄知章組，ts 組主要是精組字，tʂ 組包括知莊章組字，tɕ 組來自見曉組。山東濰坊地區有六個方言具有四組滋絲音：

	tə	ts	tʂ	tɕ	tʃ	tɕ
昌邑	+	+	+	+	+	-
高密	+	+	+	+	+	-
臨朐	+	-	+	+	+	+
濰城	-	+	+	+	+	+
坊子	-	+	+	+	+	+
青州	-	+	+	+	+	+

其中，濰城的 tʃ 在文獻中寫作 tʂ2。錢曾怡等 (1992:24) 描述說：“tʂ2 組是稍帶舌葉色彩的舌尖後音。”為了醒目起見，同時也為了方便與其他方言比較，這裡逕寫為舌葉音。

山東沂水方言的四套滋絲音與上列方言都不相同。例如：(馬靜等 2003:53)

ð 子鑿	tə' 醋曹	ə 四隨
z 九直	ts' 秋船	s 修十
tʂ 之驟	tʂ' 齒鋤	ʂ 曬梳
tɕ 雞杰	tɕ' 牽棋	ɕ 休閒

從系統內部來看，其中的兩個濁音聲母來自下列變化：tə→ð、ts→z。這兩個濁擦音有時以濁塞擦音的形式出現：ð~dð、z~dz，有時說成清塞擦音 tɕ、ts。

四套滋絲音在山西境內比較少見。東南區的平順方言顯然是個異數。(溫端政等 1993)

ts 精姐尖眾	ts' 齊情秋取	s 西小徐
tʂ 資支展擇	tʂ' 瓷齒產策	ʂ 思詩山色
tɕ 哲拙執足	tɕ' 戳尺出	ɕ 舌說濕宿
tɕ 遮知	tɕ' 車池	ɕ 蛇靴戲許

1.3 三套滋絲音

漢語方言三套滋絲音最常見的模式就是以北京為代表的系統：舌尖前一套，舌尖後一套，舌面音一套。底下舉河南開封、山西永濟方言為例。

開封：

ts 雜左	ts' 擦錯	s 灑所	
tʂ 渣賁	tʂ' 插尺	ʂ 殺十	z 惹日
tɕ 家雞	tɕ' 卡妻	ɕ 下西	

永濟：

ts 糟增	ts' 曹學	s 散喪	
tʂ 招爭	tʂ' 潮常	ʂ 扇生	z 人日
tɕ 精經	tɕ' 秋丘	ɕ 修休	

山東臨沂地區，有些方言雖然也有三套滋絲音，但內容稍有不同。

	te	ts	tʂ	tʃ	tɕ
羅莊	+	-	-	+	+
臨沭	+	-	+	-	+
蒙陰	+	-	-	+	+
費縣	+	-	-	+	+
蒼山	-	+	-	+	+

其中，舌面音系列遍見於各方言。其餘四套成兩兩互補分佈狀態：凡有 te 組的方言即沒有 ts 組，凡有 tʂ 組的方言即沒有 tʃ 組，反之亦然。這種分佈態勢說明他們的滋絲音同出一源。

錢乃榮 (1992)《當代吳語研究》所列吳方言一般只有兩套滋絲音。常熟方言聲母獨多 (共 33 個)，內有三套滋絲音：

ts 再賁	ts' 初尺	dz 茶罪	s 山松	z 上字
tʂ 張朱	tʂ' 起次	dz' 陳直	ʂ 書稅	z' 船石
tɕ 軍決	tɕ' 氣曲	dz' 局求	ɕ 兄希	

湖南新化方言共有 30 個聲母，內含三套滋絲音，每套五個，排列相對整齊 (羅昕如 1998)：

ts 資追	ts' 粗炊	dz' 瓷坐	s 蘇沙	z 詞誦
tʂ 珍翅	tʂ' 撤直	dz' 陳治	ʂ 身舌	z' 仁時
tɕ 堅招	tɕ' 千穿	dz' 錢技	ɕ 仙書	z' 賢殊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濁音系列送氣明顯，與吳語所見“清音濁流”類似。

劉綸鑫 (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一共列有 95 個方言點，其中有 12 點具三套滋絲音；張啟煥等 (1993)《河南方言研究》列有 127 個方言點的資料，其中有 90 個點具三套滋絲音。這 102 個方言點的三套滋絲音都是：舌尖前、舌尖後、舌面各一套。只有江西余干、宜春、于都以舌葉代舌尖後。

1.4 兩套滋絲音

漢語方言如有兩套滋絲音，通常一套是舌尖前音 (ts)，一套是舌面音 (tɕ)。這兩套滋絲音見於山西 39 個方言，河南 37 個方言，江西 83 個方言。其中有些方言實際發音已經不同，

但追本溯源應出自同一模式。底下舉太原方言為例。

ts 資支知織	ts' 此朝處吃	s 事栓書失	z 認日閏軟
tɕ 精經交接	tɕ' 秋丘泉切	ɕ 修休宣學	

山西晉城方言的兩套滋絲音是：一套舌尖後，一套舌面音：

tʂ 糟招主祝	tʂ' 倉昌曹出	ʂ 蘇書桑刷	ʐ 認然柔入
tɕ 精經酒節	tɕ' 秋丘全切	ɕ 修休宣吸	

鄰近的陵川方言也有這兩套滋絲音，但轄字不盡相同。主要的差別是：晉城的舌面音系列含精組和見曉組（細音），陵川的精組細音讀 tɕ-，見曉組細音讀 c-。高平的情況與陵川近似，而與晉城比較不同。

安徽黃山（湯口）方言也有兩套滋絲音，一套是邊音性的，一套是舌面音。《安徽省志·方言志》所記材料顯示：

tʃ 借齋焦酒	tʃ' 粗初在巢	ʃ 寫沙須屎
tɕ 豬主雞招	tɕ' 車去遲超	ɕ 靴喜水燒

大略說來，精組、莊組與知組二等讀 tʃ-，知三與章組及見曉組細音讀 tɕ-。邊音性的滋絲音成套出現，在漢語方言一般比較少見。平話所見只有心母讀 ʃ，並沒有其他兩個塞擦音。

ts : tʃ 福建詔安（秀篆）客家話的聲母具有兩套滋絲音，一套舌尖前，一套舌葉。（李如龍等 1992）

ts 借租桌斬	ts' 坐茶初雜	s 鎖沙書愁
tʃ 遮豬周晝	tʃ' 車臭抽唱	ʃ 社書受上

ts : tʂ 廣東五華客家話的聲母系統具有兩套滋絲音，一套舌尖前，一套舌尖後。（周日健 2002）

ts 借接摘斬	ts' 坐床拆雜	s 沙愁修歲
tʂ 遮豬周晝	tʂ' 尺臭抽唱	ʂ 社書水戲

一般漢語方言的兩套滋絲音系統大體不超出上列五個模式。底下列表加以概括：

	tʃ	ts	tʂ	ʃ	tɕ
太原	-	+	-	-	+
晉城	-	-	+	-	+
黃山	+	-	-	-	+
詔安	-	+	-	+	-
五華	-	+	+	-	-

吳語方言一般也只有兩套滋絲音，由於含有濁音的關係，吳方言滋絲音的內容遠比其他漢語方言豐富。吳方言滋絲音的模式是一套舌尖前音，一套舌面音。至於內容可分 8 個、

9 個、10 個三種情況。底下是宜興方言的 10 個滋絲音。(錢乃榮 1992)

ts 張周再責	ts' 超昌初尺	dz 茶垂重直	s 少山松色	z 字繩上食
tɕ 居酒專決	tɕ' 次取勸出	dʒ 求件傳局	ɕ 希書相說	ʒ 牆閨樹繩

1.5 一套滋絲音

漢語方言如果只有一套滋絲音，這套滋絲音通常是舌尖前音。一套滋絲音的方言主要見於粵語閩語和部分的客家話、平話。

粵語的滋絲音至多五個(如台山台城)，一般多在三個(如廣州)、四個(如東莞莞城)，最少有兩個(如斗門鎮)。底下台山、廣州、斗門為例。(詹伯慧 1987, 2002)

台山：

ts	姐 tsie ⁵⁵	豬 tsi ³³	煮 tsi ⁵⁵	阻 tso ⁵⁵
ts'	茶 ts'a ²²	除 ts'ui ²²	初 ts'o ³³	處 ts'ui ²¹
s	沙 sa ³³	社 sie ²¹	書 si ³³	篩 sai ²¹
z	夜 zie ³¹	雨 zi ²¹	銳 ziu ³¹	易 zi ³¹
ʃ	寫 ʃie ⁵⁵	洗 ʃai ⁵⁵	歲 ʃui ³³	徙 ʃai ³³

廣州：

ts	左 tso ⁵⁵	遮 tse ⁵⁵	豬 tsy ⁵⁵	阻 tso ³⁵
ts'	坐 ts'ɔ ¹³	茶 ts'a ²¹	車 ts'ɛ ⁵⁵	鋤 ts'ɔ ²¹
s	鎖 so ⁵⁵	沙 sa ⁵⁵	社 se ¹³	書 si ³³

斗門：

ts	炸 tsa ³³	姐 tsea ⁵⁵	遮 tsea ³³	豬 tsi ³³
s	鎖 so ⁵⁵	沙 sa ³³	蛇 sea ²²	鋤 ts'ɔ ²¹

沿海的閩方言一般都有 14 至 15 個聲母，內含一套滋絲音，至多四個。例如汕頭方言：(林倫倫 1996)

ts	早 ʔtsa	遮 ʔtsia	借 tsioʔ ₂	爭 ʔtsẽ
ts'	炒 ʔts'a	車 ʔts'ia	笑 ts'ioʔ	愁 ʔts'ou
s	寫 ʔsia	社 ʔsia	惜 sioʔ ₂	雙 ʔsaŋ
z	惹 ʔzia	入 zipə	尿 zioʔ	遺 ʔzui

泉州方言只有三個滋絲音，並無上列的濁擦音：(林連通 1993)

ts	煮 ʔtsu	借 tsioʔ ₂	前 ʔtsuī	仄 tseʔ ₂
ts'	鼠 ʔts'u	尺 ts'ioʔ ₂	千 ʔts'uī	冊 ts'eʔ ₂
s	暑 ʔsu	惜 sioʔ ₂	先 ʔsuī	生 ʔsi

客家話多半都有兩套滋絲音，少數方言只有一套。例如梅縣方言就僅有下列一套：(謝永昌 1994)

ts	遮 ʔtsa	借 tsiaʔ	左 ʔtso	展 ʔtsan
----	--------	---------	--------	---------

ts'	茶 ɛts'a	謝 ts'ia ²	坐 ɛts'o	傳 ɛts'on
s	沙 ɛsa	寫 ɛsia	鎖 ɛso	酸 ɛson

廣西平話的滋絲音可分為四種情況：寧遠分二套 (ts、tɕ、tɕ', 但沒有 tɕ', 融水、臨桂、西江、臨桂五通、靈川分兩套 (ts、tɕ), 馬山、田東、百色、富寧、龍川、扶綏、橫縣、賓陽只有一套 (ts、ts'、s、ɬ)。比較特別的是南寧、鬱林、藤縣，他們的一套滋絲音是舌面音。底下舉南寧 (亭子) 為例：(李連進 2000)

tɕ	左 tɕɔ ³³	搾 tɕa ⁴¹	蔗 tɕiE ⁵⁵	豬 tɕy ⁴¹
tɕ'	且 tɕ'E ³³	差 tɕ'a ⁴¹	車 tɕ'iE ⁴¹	拆 tɕ'EK ³³
ɕ	些 ɕE ⁴¹	沙 ɕa ⁴¹	蛇 ɕiE ³¹	生 ɕiEŋ ⁴¹
ɬ	鎖 tu ³³	灑 ɬa ³³	赦 ɬiE ⁵⁵	削 ɬEK ³³

這種滋絲音系統在漢語方言比較罕見。漢語方言聲母系統如果僅有一套滋絲音，這一套的發音部位通常是舌尖前。根據原作者的描述：“tɕ、tɕ'、ɕ的發音部位稍靠前，略帶舌葉音的色彩。”這一組聲母轄古精知莊章四組聲，心母 (除了三等韻的部分字之外) 都念清邊音。(李連進 2000:6)

總括言之，漢語方言的滋絲音系列最多有五套，至少有一套。五套滋絲音的方言主要見於山東沂南、莒南、安丘、昌樂，這四個方言的滋絲音系統相當一致：tɕ、ts、tɕ、tɕ'、tɕ。同時在捲舌音系列中，與 tɕ、tɕ'、ɕ 相配的濁音是邊音性的 ɭ 而不是擦音性的 ɕ。四套滋絲音的方言在山東可分兩類，一類是昌邑、高密，一類是濰城、坊子、青州，的 ts、tɕ、tɕ'、tɕ。臨朐的情況與上列五個方言都不同，上文我們把它列在昌邑同類，這是因為漢語方言沒有 ts 組比較罕見，經由比較我們發現這個問題與分不分尖團有關。如果把尖團問題列入比較，這三個方言的聲母關係可如下示：

	tɕ	ts	tɕ	tɕ'	tɕ	c
昌邑	+	+	+	+	-	+
高密	+	+	+	+	-	+
臨朐	+	-	+	+	+	-

其中的 tɕ 是精組洪音，ts 是精組細音，c 是見曉組細音。臨朐的 ts 與 c 合流 (不分尖團) 為 tɕ 應發生在精組分裂為 tɕ (洪)、ts (細) 之後。換句話說，臨朐的滋絲音模式在較早的時期與昌邑、高密應該是一致的。由於齒間音往往是舌尖前音的變體 (詳後)，我們傾向於把青州等方言的情況視為四套滋絲音模式的代表。至於三套滋絲音、兩套滋絲音和一套滋絲音的模式，從大量的方言趨勢來看是：三套 ts、tɕ、tɕ'，兩套 ts、tɕ'，一套 ts。總括如下：

	ts	tɕ	tɕ	tɕ'	tɕ
五套	+	+	+	+	+
四套	+	+	+	+	-
三套	+	+	+	-	-
兩套	+	+	-	-	-
一套	+	-	-	-	-

地理分佈上，滋絲音套數的多寡也呈現一個有趣的畫面：北從山東開始，往南行越來越少，到了福建、廣東往往只見一套，到了海南島只剩“半套”。大體情況如下：

1. 山東方言有多達四套、五套的滋絲音。山西至多四套，而以三套占大多數。河南也以三套為多，兩套較少。江蘇三套較少、兩套較多，吳語方言絕大多數只有兩套。

2. 贛語兩套居多，三套較少。客家話多數只有兩套，少數僅有一套。閩粵方言僅有一套。

3. 海南島往往只有“半套”，這是因為境內漢語方言的 *ts* 只見於前元音之前；用規律言之，*ts*→*t*/__*a*、*o*、*u*，*ts*→*ts*/__*i*、*e*、*ɛ*。而 *ts'* 變 *s*，*s* 變 *t*。閩南話到了海南島，原先的滋絲音不再成套。

二 滋絲音的內涵與發展

套數相同，滋絲音的內涵未必一致。例如泉州與梅縣同樣只有一套滋絲音，但是泉州的古知組字念塞音，梅縣念滋絲音。由於古今音變隨地而異，本文難以概括總覽，底下集中探討幾個有關的問題。

1. *ts* : *tɕ* 的類型 熊正輝 (1990) 曾經根據知莊章三組聲母的今讀把官話分為三種類型。(*號表示例外)

	濟南型		昌徐型開口呼		南京型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知組	<i>tɕ</i>	<i>tɕ</i>	<i>ts</i>	<i>tɕ</i>	<i>tɕ</i> *	<i>tɕ</i>
莊組	<i>tɕ</i>	<i>tɕ</i>	<i>ts</i>	<i>ts</i>	<i>tɕ</i> *	<i>ts</i>
章組		<i>tɕ</i>		<i>tɕ</i> *		<i>tɕ</i> *

其中濟南型都讀 *tɕ* 組聲母，情況最為單純。昌徐型以昌黎和徐州為代表，所列僅限於開口呼，合口呼字有的全讀 *tɕ* 組 (如徐州)，有的全讀 *ts* 組 (如陝西商縣張家原)。昌徐型章組止攝開口三等讀 *ts* 組。南京型莊組三等的字除了止攝合口和宕攝讀 *tɕ* 組，其他全讀 *ts* 組；其他知莊章組字除了梗攝二等讀 *ts* 組，其他全讀 *tɕ* 組。由於官話方言絕大多數精組逢洪音讀 *ts* 組，逢細音讀 *tɕ* 組，因此他沒有列入討論。這篇文章體大思精，對後人富於啟發。他所討論的三種類型都是從三套滋絲音的方言精挑細選而來。

2. *ts* : *tɕ* 的類型 知莊章組聲母在兩套滋絲音的方言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底下檢視幾個案例。福建詔安秀篆客家話 (以下逕稱詔安) 的情況如下：(李如龍等 1992)

知二： 茶 *ɛts'a* 單 *tsau*² 撐 *ts'an* 摘 *tsai* 桌 *tsou*₂
 知三： 知 *ɛti* 趙 *tɕeu*² 抽 *ɛtɕiu* 張 *ɛtɕoŋ* 中 *ɛtɕuŋ* 竹 *tɕu*₂ 豬 *ɛtɕy*
 莊二： 沙 *ɛsa* 債 *tsai*² 炒 *ts'au* 山 *ɛsan* 雙 *ɛsuŋ* 刷 *sot*₂ 捉 *tsou*₂
 莊三： 事 *sɿ*² / *ɕei*² 愁 *ɛseu* 森 *ɛsem* 初 *ɛts'u* 霜 *ɛsoŋ*
 章： 紙 *tɕi* 社 *ɕa*² 時 *ɛɕi* 照 *tɕeu*² 善 *ɕen*² 成 *ɕaŋ* 舌 *ɕet*₂
 煮 *tɕy* 蔗 *ɛtɕa* (水 *ɕi*) 燭 *tɕu*₂ 叔 *ɕu*₂ 出 *tɕyt*₂ 說 *ɕet*₂

詔安方言的這種音讀模式，除了少數字有自己的歷史之外，大體與昌徐型一致：知二與莊組一類，知三與章組一類。這種類型的較早狀態是 *ts* : *tɕ*，後文即將探討。

南昌方言的知莊章組音讀模式已經大量破壞，但是從一些留存的殘跡來看，原先也應是昌徐型的。

知二： 茶 *ɛts'a* 單 *tsau*² 撐 *ɛts'an* 擇 *ts'et*₂ 椿 *ɛts'oŋ* 桌 *tsou*₂ 賺 *ts'an*²
 知三： 知 *ɛtɕi* 趙 *ts'eu*² 抽 *ɛtɕiu* 張 *ɛts'oŋ* 忠 *ɛtsuŋ* 竹 *tsu*₂ 豬 *ɛtsɿ*
 莊二： 沙 *ɛsa* 債 *tsai*² 炒 *ts'au* 山 *ɛsan* 雙 *ɛsoŋ* 刷 *sot*₂ 捉 *tsou*₂

莊三： 事 sɿ̃ 愁 ɛts'eu 澀 set 襯 ts'eñ 初 ɛts'u 霜 ɛsoŋ 縮 soʔ
 章： 紙 t̃ci 社 sa² 世 sɿ̃ 照 tseu² 善 sen² 城 ɛsaŋ 舌 set
 煮 t̃cy 水 ɛsui 勺 soʔ 燭 tsuʔ 叔 suʔ 出 ts'at 說 sot

原型的殘跡見於“知，抽，紙，煮”四個例字，都讀舌面音，都屬知三與章組。

江西弋陽方言在知莊章組的讀法上有一個突出現象。底下先看概貌。(李如龍等 1992)

知二： 茶 ɛts'a 單 tsau² 撐 ɛts'en 摘 tseʔ 桌 t̃cioʔ
 知三： 知 ɛtsɿ̃ 除 ɛt̃y 豬 ɛt̃cy 趙 ts'au² 抽 ɛciu 張 ɛtsan 中 ɛtsuŋ 竹 t̃ciuʔ
 莊二： 沙 ɛsa 債 tsai² 炒 ɛts'au 山 ɛsan 雙 ɛcyon 刷 soʔ 捉 tsoʔ
 莊三： 事 sɿ̃² 初 ɛts'u 愁 ɛts'iu 森 ɛsən 霜 ɛcyon
 章： 蔗 tsa² 車 ɛts'a 社 sa² 世 sɿ̃² 紙 ɛtsɿ̃ 照 tsau² 善 san² 成 ɛts'en
 煮 t̃cy 水 ɛcy 燭 t̃ciuʔ 叔 ciuʔ 出 ts'yeʔ 說 syoʔ

這種音讀模式似乎反映弋陽方言的較早一個階段曾經有過三等讀 t̃ 組，在這個階段裡有些二等字(桌、雙)也在其中。它的類型可以概括如下：

	二等	三等
知組：	ts	t̃
莊組：	ts	t̃
章組：		t̃

三等韻中所見 ts 組讀法代表後起現象。較保守的方言仍然讀 t̃ 組。例如余干方言效攝開口三等：

知三： 朝 ɛt̃ciu 超 ɛt̃ciu 潮 ɛt̃ciu 趙 t̃ciu²
 章： 招 ɛt̃ciu 照 t̃ciu² 燒 ɛciu 少 ɛciu

弋陽方言內部的更多例子見於流攝與宕攝。

知三： 畫 t̃ciu² 抽 ɛt̃ciu 網 ɛt̃ciu
 莊三： 縐 t̃ciu² 愁 ɛt̃ciu 瘦 ciu²；裝 ɛcyon 瘡 ɛt̃cyon 床 ɛt̃cyon 爽 ɛcyon
 章： 周 ɛt̃ciu 臭 t̃ciu² 收 ɛciu

弋陽的上述類型不大見於官話方言。官話方言莊組三等在昌徐型、南京型中都與知三、章組有別；濟南型所有知莊章組字都已合流。若就官話三類型言之，弋陽型與昌徐型較近。弋陽型的建立是經由比較、透視，從殘存遺跡復原而來。這是因為，華南漢語方言的發展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北方優勢方言的衝擊。這個類型有助於說明客贛方言兩套滋絲音的演變。

底下探討漢語方言滋絲音的來龍去脈。

3. t' 變滋絲音 古端、透、定三母合流為 t' 之後，不少漢語方言進一步變為滋絲音。這種變化的條件是齊齒呼。有的方言只要逢齊齒，舌尖塞音就滋絲化；有的方言依韻母的類別或變或不變；有的方言以送氣不送氣為條件。

陝西扶風方言 t' 變 ts ts' 遍見於古陰入陽韻母之前。例如：低 tsi³¹、梯 ts'i³¹、跌 tsie³¹、鐵 ts'ie⁴²、雕 tsiau³¹、條 ts'iau²⁴、丟 tsiou³¹、顛 tsie³¹、天 ts'ia³¹、丁 tsin³¹、停 ts'iq²⁴。(毋效智 1997) 這種變化大約是漢語方言同類變化中的極致：只要逢齊齒，舌尖塞音就進行滋絲化。

山西武鄉方言 t t' 變 ts ts' 只見於單一韻類。例如：(史素芬等 1990)

ts 第地帝弟遞 ts₁⁵⁵、低 ts₁¹¹³、底 ts₁²¹³。
ts' 梯 ts'₁¹¹³、題 ts'₁³³、替涕剃 ts'₁⁵⁵。

湖南彬縣只有送氣的舌尖塞音變ts'，不送氣的t不變。例如：(喬光明等 2002)

t	低 ɛti	敵 ɛti	爹 ɛtiɛ	疊 ɛtiɛ
ts'	梯 ɛts'i	題 ɛts'i	鐵 ɛts'ie	疊 ɛts'ie
t	-----	顛 ɛtiã	墊 ɛtiã ²	釘 ɛtiŋ
ts'	條 ɛts'iau	天 ɛts'iã	墊 ɛts'iã ²	聽 ɛts'iŋ

以送氣為條件進行類似變化的方言還有山西沁縣、婁煩、五台、神池、寧武、朔縣、山陰以及原平縣的若干鄉鎮。漢語方言當中，就作者聞見所及，至今並沒有看到一個方言具有相反的情況（也就是只有t→ts，而沒有t'→ts'的）。這種分佈狀況似乎意味著：送氣的舌尖塞音比不送氣的舌尖塞音還要容易滋絲化。滋絲化包括舌尖前（ts）和舌面（tɕ）兩種情況；江蘇泰興、山西沁縣及五台片方言的滋絲化都讀成舌面音，例不贅舉。

附帶一提，“堆”字（蟹合一端母）在山東絕大多數方言讀 ɛtsuei 或其變體 ɛtθuei。例如平度、青島、日照、膠南、諸城、沂水、濰坊、臨朐、壽光、利津、無棣、寧津、德州、濟南、章丘、博山、泰安、新泰、臨沂、郟城、曲阜、濟寧、單縣、荷澤、東明、東平、陽谷、聊城、臨清。（棗莊由tsuei 變 tɕye）。山西沁縣、平定、陵川也有類似現象。“堆”讀為 ɛtsuei 可以說是山東方言異常突出的特色，其變化以圓唇介音為條件，與上文所見的“齊齒”條件不同。山東半島上的榮成、牟平、烟台、蓬萊、海陽、萊州沒有上述現象。這一片地區的方言常與其他山東方言有別，堆字的讀法可以視為其中差異的一個例證。

4. 滋絲音的變化 滋絲音的變化有時是整套一起行動，有時以送氣不送氣為條件，有時擦音與塞擦音步調不同。

tθ 組的產生：山東濰坊地區有不少方言具齒間部位的滋絲音，主要來自古精組聲母。它的產生以洪音為條件，細音不然。底下是七個方言的分化狀況：

*ts	高密	安丘	昌樂	昌邑	臨朐	諸城	五蓮
洪音	tθ	tθ	tθ	tθ	tθ	tθ	tθ
細音	ts	ts	ts	ts	tɕ	ʃ	ʃ

例如：安丘：增 tθ、粗 tθ'、思 θ、精 ts、全 ts'、修 s。山東日照方言的齒間音既見於洪音，也見於細音：

洪音	自 tθ ₁ ² 此 ʃtθ' ₁ 賜 θ ₁ ² ；	再 tθɛ ² 菜 tθɛ ² 賽 θɛ ²
	嘴 ʃtθuei 催 ɛtθuei 雖 ɛtθuei；	尊 ɛtθuə̃ 村 ɛtθuə̃ 孫 ɛtθuə̃
細音	濟 tθi ² 樓 ɛtθ'i 膝 ɛθi；	精 ɛtθiŋ 晴 ɛtθ'iŋ 星 ɛθiŋ
	足 ɛtθy 全 ɛtθyã 續 θy ² ；	粽 tθyŋ ² 從 ɛtθyŋ 松 ɛθyŋ

上述方言 tθ 組的來源相當清楚，首先是 ts 依洪細分化；洪音讀 tθ，細音讀 ts(→tɕ→ʃ)。日照的現象可以視為這條規律的擴大，涵蓋洪細。一般山東方言的 tθ 組都來自 ts 組，日照唯一的例外是章母“鑄”字讀 tθy²。從音變條理看，這個 tθy² 應來自 tsy²。莒縣“鑄”

字在系統內部也是例外，讀的正是 tsy⁷。(石明遠 1995:253) 從 tsy 到 tθy 不算例外。

莒縣的 tθ 組在山東方言是個突出現象，主要來自知_三與章組，與 tʂ 組呈互補分佈。章組讀 tʂ 組見於：止攝開合口、蟹攝合口與通攝。知_三大體與章組行動一致，只在止攝開口與章組不同。其分佈狀況如下：

	通攝	蟹攝合口	止攝合口	止攝開口	其他各攝
章組	tʂ	tʂ	tʂ	tʂ	tθ
知 _三 組	tʂ	tʂ	tʂ	tθ	tθ

這種分佈狀況說明：齒間音的讀法原先來自舌尖後音。為了掌握分化的規律，底下先看今讀 tʂ 的例字：

通攝：	眾 tʂuŋ ⁷	冲 tʂ'uŋ;	中 tʂuŋ	蟲 tʂ'uŋ	竹 tʂu	
蟹止 _合 ：	錐 tʂuei	吹 tʂ'uei	水 tʂuei;	綴 tʂuei ⁷	追 tʂuei	槌 tʂ'uei
止 _開 ：	支 tʂɿ	齒 tʂ'ɿ	詩 tʂɿ;	知 tθɿ	池 tθɿ	恥 tθɿ

如果不嫌粗略，其規律可以概括為：除了止開口字之外，tʂ 變為 tθ 見於開口呼，在合口呼之前捲舌音保持不變。莒縣的 -u 韻在這個規律中的行為如同一個開口呼：煮 t'θu、處 t'θu⁷、暑 t'θu、豬 t'θu、除 t'θu。如果把 tθ 組還原為 tʂ 組，那麼莒縣的知莊章讀法是濟南型，因為莒縣的知_三與莊組也都讀 tʂ 組。但是，如果悉從今讀法去做比較，莒縣是近乎昌徐型的，因為知_三與章組表現一致，而與知_一、莊組不同。“誰”字止攝合口三等，莒縣今讀 tθei。依古音分佈看，它是例外；但是從今音（開口呼）看，合乎音變規則。它的由來是：ʂuei → ʂei → tθei。

tʂ 組的產生：漢語方言的 tʂ 組主要來自知莊章三組古聲母，官話方言的三種類型已如前文。此外，還另有精組與見曉組讀捲舌的種種情況。大體言之，精組的捲舌化主要見於洪音，見曉組主要源於細音。

山西中陽方言的精組捲舌化見於合口呼韻。例如：(胡福汝 1990)

tʂ	嘴 tʂuei	尊 tʂuŋ	坐 tʂue ⁷
tʂ'	催 tʂ'uei	村 tʂ'uŋ	翠 tʂ'uei ⁷
ʂ	歲 ʂuei ⁷	孫 ʂuŋ	算 ʂue ⁷

江蘇連雲港方言的精組捲舌化見於洪音，包括開口呼與合口呼兩類韻母。(《江蘇省志·方言志》)

開口呼：	坐 tʂo ⁷	錯 tʂ'o ⁷	再 tʂe ⁷	酸 tʂō	從 tʂ'on	資 tʂɿ
	死 tʂɿ	走 tʂəu	增 tʂəŋ	葬 tʂaŋ ⁷	草 tʂ'ə	慘 tʂ'æ
合口呼：	祖 tʂu	粗 tʂ'u	蘇 tʂu	卒 tʂuə	作 tʂuə ⁷	俗 tʂuə

蟹止兩攝合口一三等的字如：“最 tʂei⁷、罪 tʂei⁷、嘴 tʂei、碎 tʂei⁷、隨 tʂ'ei”先合流為 tʂuei、tʂ'uei，然後變為 tʂei、tʂ'ei，然後進行捲舌化。參看筆者 (2003)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

精組捲舌化的現象在漢語方言裏主要見於官話方言區，偶爾也見於晉語方言。其星散分佈自北而南包括：黑龍江東區的湯原、伊蘭、樺川，遼寧省錦州地區，河北魏縣、臨漳兩縣境內的一些村莊，河北保唐片的撫龍小片，山東平度東北角的鐵家莊等地，山西晉城、平

順、高平、陵川，江蘇六合，四川的安縣、北川，湖北的鍾祥、荊門。

山西萬榮方言的見曉組字白讀讀為捲舌聲母：(吳建生 1984)

tʂ:	家 ɛtʂa	角 ɛtʂv	緊 ʰtʂei	教 ɛtʂau	見 tʂæ̃
tʂ':	契 tʂ'ɿ̃	敲 ɛtʂ'au	轎 tʂ'aũ	牽 ɛtʂ'æ̃	
ʂ:	廈 ʂã				

這些字音的讀法從今音看起來都屬於洪音，從音變條理看起來（說詳下），共同出發點是tʂi-、tʂ'i-、ci-，也就是見曉組舌面化以後的進一步發展。例如“家”ka→kia→tʂia→tʂia→tʂa→tʂa。由於撮口呼韻並沒有進行此類變化（如捐 ɛtʂyæ̃ 犬 ʰtʂ'yæ̃仍唸舌面音），上述變化不能以“細音”概括之，其變化條件是“齊齒”。但是有不少方言見曉組的捲舌化是以“撮口”為條件，而不以“齊齒”為條件的。例如安徽桐城與江西萍鄉。

桐城	tʂ:	俊 tʂuəñ	均 ɛtʂuən	君 ɛtʂuən
	tʂ':	犬 ʰtʂ'uən	權 ɛtʂ'uən	缺 tʂ'uɛ̃
	ʂ:	訓 ʂuəñ	兄 ɛʂuən	靴 ɛʂuɛ̃
萍鄉	tʂ:	車 ɛtʂu	句 tʂũ	卷 ʰtʂuɛ̃
	tʂ':	區 ɛtʂ'u	缺 ɛtʂ'uɛ̃	癩 ɛtʂ'uɛ̃
	ʂ:	兄 ɛʂuɔ̃		

進行此類變化的方言在安徽還見於岳西、蕪湖、宿松、潛山等地。此類變化的規律可以簡寫為：tʂ→tʂ/_y，捲舌化的同時撮口成分也做了相應的調整，有時進一步發展為-u，例如蕪湖方言：菊 tʂuõ²。安徽安慶方言“茄”字有兩讀 ɛtʂ'yɛ̃~tʂ'uɛi，後一讀法的合口呼也可以從這種變化獲得理解。

z_l的來源：見曉組在撮口呼韻前轉讀為捲舌音的方言，往往也可以見到 z_l聲母。例如安徽桐城方言：魚余 ɛz_lu、兩 ʰz_lu、遇 z_lũ、域浴育 ɛz_lu。安徽蕪湖縣（吳語方言）：疫浴域育 z_luõ²、用 z_loŋ̃²。但是有不少方言見曉組字內 z_l單獨行動，並沒有相應的 tʂ tʂ' ʂ。例如南京方言：欲育 z_luõ²、疫域 z_lũ²，來自 yõ²、ỹ²。河南淮陽、信陽方言的下列字與眾不同：

	淮陽	信陽	開封	鄭州	商丘	洛陽	安陽
擁	ɛz _l oŋ	ɛz _l oŋ	ɛyoŋ	ɛyoŋ	ɛyoŋ	ɛyoŋ	ɛyoŋ
永	ʰz _l oŋ	ʰz _l oŋ	ʰyoŋ	ʰyoŋ	ʰyoŋ	ʰyoŋ	ʰyoŋ
勇	ʰz _l oŋ	ʰz _l oŋ	ʰyoŋ	ʰyoŋ	ʰyoŋ	ʰyoŋ	ʰyoŋ
用	ʰz _l oŋ	zoŋ̃	yoŋ̃	yoŋ̃	yoŋ̃	yoŋ̃	yoŋ̃

這兩個方言的z原來都是捲舌的，只因系統內部曾經歷過捲舌音平舌化（tʂ→ts）的演變，z_l也一起變為z。

5. 滋絲音的塞化 閩南方言在海南島上的發展起了不少的變化，例如 ts 依元音的性質分讀為 ts 與 t，ts 變 s，s 變 t。後兩項的變化是無條件的，且不細說。底下是閩南話 ts 音在海口方言的分化情況：

	錢	坐	爭	早	紙	左
閩南	ɛtsi	tsẽ	ɛtsɛ̃	ʰtsa	ʰtsua	ʰtso
海口	ɛtsi	tsẽ	ɛtsɛ̃	ʰta	ʰtua	ʰto

海口方言有六個元音，可分為前 (i、e、ɛ) 後 (a、o、u) 兩組。如此一來，ts 變 t 的條件是後元音，前元音之前不變。為了便於跟其它類似的變化做比較，我們也許可以把這兩類元音用“洪細”來概括：前元音 (i、e、ɛ) 為細，後元音 (a、o、u) 為洪。這個“細”音的概念雖然與一般漢語方言所見不同，但是與西方歷史語言學中的顎化 (ki→tʃi, ke→tʃe) 的條件近似。

江西南城方言滋絲音的塞化主要見於送氣的舌尖前塞擦音，不送氣的塞擦音一般不變。比較下列兩組：(李如龍 1992)

ts	左	遮	栽	早	斬	葬	粽
t'	茶	車	菜	草	蠶	插	倉
	尺	程					

這些例字來自古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合流為舌尖前音之後，送氣的 ts' 依洪細分化為 t' (洪)、tɕ' (細)。ts 變 t 的情況也有，但分佈比較零散，規律性不強：遮 ɕta、轉 ɕton、張章 ɕton、著 tɕʔ、眾 tuŋʔ、竹 tuʔ。這一類零星所見的例子可以視為上述規律的擴大，主要見於洪音。

山西汾西方言見組字細音讀為舌尖塞音：(喬全生 1990)

t:	街	間	家	甲	雞	教	見
t':	棄	啟	敲	巧	轎		

這種說法與湖南桂陽敖泉土話相當類似。例如：(范峻軍 2000)

t:	家	角	教	加
t':	茄	確	尺	

其中主要含見組字，也有少數章組字 (照、尺)。兩相比較之後，浮現的規律是從舌面音來的：tɕi、tɕ'i → t、t'。換句話說，舌面音塞化的條件是細音。有了這種了解，下列現象就不難掌握。

湖南新化方言的舌面音有兩種塞化現象：一種變舌尖前，一種變舌根音。(羅昕如 1998:8-9) 古宕攝開口三等知章組聲母字，縣內其他各區讀 tɕ tɕ' dz' z, 圳上讀 t t' d'。

t:	章	張	長	漲	掌	仗	帳
t':	昌	猖	倡	廠	敞	唱	暢
d':	場	腸	常	嫦	嘗	償	丈

縣內其他各區 ie、yē 兩韻與 tɕ 組相拼的大部分字，田坪話讀成舌根塞音。例如：

	其他各區	田坪話
接	tɕie ³³	ke ³³
切	tɕ'ie ³³	k'e ³³
專	tɕyē ³³	kuē ³³
穿	tɕ'yē ³³	k'uē ³³

從舌面到舌根的變化，中間也許經過有如上述桂陽敖泉土話的 t t'。這兩種變化都以細音為條件，細音起過作用之後，相應調整為洪音。

6. 滋絲音與洪細 漢語方言研究的傳統一向對滋絲音的處理都採取語音分析，不進行音位化歸併。這種處理方式對音變的探討大有助益。就聲韻配合來說，漢語方言的三組滋絲音具典型意義：ts 組洪細皆宜，tʂ 組宜洪不宜細，tɕ 組宜細不宜洪。官話分尖團的方言，ts 組洪細皆宜；不分尖團的方言，ts 組宜洪不宜細。這些差異且置不論，語音上，ts 組在開齊合撮四呼之前都可以出現。概括如下：

	ts	tʂ	tɕ
洪	+	+	-
細	+	-	+

山東方言所見 tθ 組多以ts組的條件變體出現，時或完全取代（如日照），安徽黃山（湯口）的 tʃ 組悉數來自 ts 組；它的聲母系統只有 tʃ、tɕ 兩套滋絲音。tʃ 組就語音行為來說也是可洪可細的，代表由細到洪的先聲，下文再說。

廈門方言與梅縣方言各只有一套滋絲音，表面看起來如出一轍，深一層看迥不相侔。雖然這兩方言的滋絲音都是洪細皆宜的，內涵大有不同。廈門的 ts 組轄古精莊章組字，知組讀 t t' 不在其中；梅縣的 ts 組轄古精知莊章四組。兩方言最大的差別在知₃與章組字：廈門讀細音、梅縣讀洪音。知₃方面，廈門塞音，梅縣塞擦音。底下只舉章組字為例：

	蔗	車	社	章	廠	賞	正	赤	聲
廈門	tsia ²	ɛts'ia	sia ²	ɛtsiū	ɛts'iū	ɛsiū	tsiã ²	ts'iaʔ ₂	ɛsiã
梅縣	tʂa ²	ɛtʂ'a	ɛsa	ɛtʂoŋ	ɛtʂ'oŋ	ɛsoŋ	tʂaŋ ²	tʂ'ak ₂	ɛsaŋ

梅縣內部，知₃組讀洪細悉如章組，精組三等例必細音。如：

精 ₃ ：	借tsia ²	謝ts'ia ²	寫ɛsia	接tʂiap ₂	簽ɛts'iam	蔣ɛtʂioŋ	搶ɛtʂ'oŋ	想ɛsioŋ
知 ₃ ：	晝tsu ²	抽ɛts'u	鄭ts'aŋ	展ɛtsan	著tʂok ₂	張ɛtʂoŋ	長ɛts'oŋ	蟲ɛts'uŋ

因此，梅縣這一套的滋絲音在古音三等韻類的分佈呈如下格局：

三等	精	知章
洪	-	+
細	+	-

知₃與章組的三等介音哪裏去了？知₃與章組字原先應該有個介音，這一點我們在上文論江西弋陽方言的時候曾經建立了一種類型去加以概括。從弋陽這個模式出發，不難看出演變途徑。底下，不避重複列舉有關現象。

弋陽：	晝 tɕiu ²	臭 tɕ'iu ²	燭 tɕiuʔ ₂	叔 ɕiuʔ ₂	
大埔：	晝 tʃiu ²	臭 tʃiu ²	蔗 tʃia ²	張 ɛtʃioŋ	叔 ʃiuk ₂
詔安：	抽 ɛtʃiu	蔗 tʃa ²	燭 tʃu ₂	叔 ʃu ₂	
五華：	晝 tʂiu ²	蔗 tʂa ²	張 ɛtʂoŋ	叔 ʂuk ₂	
梅縣：	晝 tsu ²	蔗 tsa ²	張 ɛtsoŋ	叔 suk ₂	

其中，大埔代表舌面音變為舌葉音的第一階段，介音還在。詔安代表第二階段，介音大都丟失。五華代表捲舌化的初階，細音只見於 -iu、-im、-in 三韻，其餘已不見痕跡。下一階段

的變化，應是這三韻的細音成分丟失 (-iu→-u, -im→əm, in→ən)，然後進行捲舌聲母平舌化的演變成爲梅縣今天的樣態。漢語方言的捲舌音一般都不搭配細音，五華的捲舌音可洪可細，說明它的捲舌音原來是個舌葉音。從知_三與章組的細音丟失來看，梅縣原來是具備捲舌音系列的，它的較早聲母系統有 ts、tʂ 兩套。(陳秀琪 2003) 梅縣方言捲舌這套滋絲音是晚近才與舌尖前音合流的，因為早期外國傳教士所編梅縣方言的會話課本如“客話初階”(Beginning Hakka, Maryknoll House, Stanley, Hong Kong, 1948) 反映兩套俱在：精知_三莊是一套，知_三章是一套。(謝留文 2003) 根據這兩套在洪細的分佈，可以比較確定是一套舌尖前，一套是舌尖後。此外，散落在外的梅縣方言如香港新界(張雙慶、萬波、莊初升 1999) 和印尼(李如龍 1999) 也反映兩套滋絲音。

三 結語

漢語方言的滋絲音大體呈現望南遞減的趨勢：山東有五套、四套，山西、河南絕大多數方言具有三套，由此南下，越過長江，吳語多半僅有兩套，到了閩粵只剩一套。由於問題複雜，本文只針對其中的若干現象做了一些觀察，還有許多問題置而不論。例如知莊章合口讀 pf-組，就山西境內的情況來說似乎不難解釋；但就大華北地區的種種有關的演變類型來說，情況很難用一條簡單的規律去概括。總起來說，漢語方言滋絲音的演變可以概括如下：

1. 送氣問題 舌尖塞音的滋絲化有 t' t' 兩音一起行動的，也有步調不一的。如果步調不一，往往是送氣的 t' 單獨行動。反過來說，滋絲音的塞化有 ts ts' 兩者一起行動的，也有步調不一的。如果步調不一，往往是送氣的 ts' 單獨行動。送氣在這類變化中擔任一個角色，說明：t' 比 t 近乎塞擦音，ts 比 ts' 近乎塞音。

2. 洪細問題 漢語方言的捲舌聲母主要來自古知莊章。除此之外，還另有精組與見曉組兩個來源。凡精組進行捲舌化運動，例必見於洪音，而且一步到位；凡見曉組進行捲舌化運動，例必起於細音，而且循序漸進。例如“家”字：ka→kia→tɕia→tʂia→tʂa→tʂa。起於細音應從 tɕia 算起。

3. 開合問題 精組捲舌化有開口、合口一起起作用的，也有開口合口步調不同的。如果開口、合口步調不同，往往是合口呼韻的精組捲舌化。捲舌音與合口成分比較相容，不僅漢語方言可資佐證(如uei→ei 見於 t 組、ts 組，不見於 tʂ 組)，梵語 s→ʂ 的變化也只見於 -u 前。(Fox 1995:30)

4. 齊撮問題 山西萬榮、河津方言見曉組聲母的捲舌化起於齊齒呼，安徽桐城、蕪湖方言見曉組聲母的捲舌化起於撮口呼。這兩種條件可以合併在“細音”之下分別討論。如果是零聲母，則撮口呼韻比齊齒呼韻更容易產生捲舌的濁擦音 z̥。結合 3 與 4 可以簡單概括為：圓唇成分(-u、-y) 比展唇成分 (-i、-ø-) 更容易促成捲舌作用。

5. 擦音問題 作為滋絲音的一員，擦音多半與塞擦音行動一致，有時單獨行動。例如華南廣東、廣西的方言，s 常變成清邊音 ʂ，ts 與 ts' 沒有相應的變化；山東方言的 z̥ 也常單獨行動變成邊音性的捲舌音。這個現象說明：擦音比塞擦音更飄忽不定。

參考文獻

-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安徽省志. 方言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
陳鴻遺. 1996. 《海口方言詞典》.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陳秀琪. 2003. 〈論梅縣方言的捲舌音〉，第 36 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宣讀論文。
范峻軍. 2000. 〈湖南桂陽縣放泉土話同音字彙〉，《方言》2000.1:80-88。
胡福汝. 1990. 《中陽縣方言志》. 上海：學林出版社。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江蘇省志. 方言志》.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李連進. 2000. 《平話音韻研究》.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李如龍. 1999. 〈南洋客家人的語言和文化〉，收錄於李如龍主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倫倫. 1996.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 汕頭大學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羅昕如. 1998. 《新化方言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馬靜、吳永煥. 2003. 《臨沂方言志》。濟南: 齊魯書社。
-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錢曾怡, 羅福騰. 1992. 《濰坊方言志》。濰坊: 濰坊市新聞出版局。
- 喬光明等. 2002. 〈彬縣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2002.4:260-271。
- 喬全生. 1990. 《汾西方言志》。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3. 《山東省志·方言志》。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 石明遠. 1995. 《莒縣方言志》。北京: 語文出版社。
- 史素芬等. 1990. 《武鄉方言志》。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溫端政等. 1993.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吳建生. 1984. 《萬榮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 11。
- 吳建生, 李改樣. 1990. 《永濟方言志》。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毋效智. 1997. 〈扶風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1997.3:192-205。
- 謝留文. 2003. 《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謝永昌. 1994. 《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熊正輝. 1990. 〈官話方言 ts: tʂ 的類型〉, 《方言》1990.1:1-10。
- 熊正輝. 1994. 《南昌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詹伯慧.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詹伯慧等.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香港: 新世紀出版社。
- 張光宇. 2003.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 第 36 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 張啟煥. 1993. 《河南方言研究》。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 張雙慶等. 1999. 〈香港新界方言調查報告〉,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 8。
- 周日健. 2002. 〈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 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 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188-202。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bilants in Chinese Dialects

Kuang-yu CHANG

Abstract There are six kinds of sibilant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namely, inter-dental, lateral, dental, retroflex, palato-alveolar and palatal.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China shows a quite steady tendency in the number of sets of sibilant sounds, decreasing as one travels from north to south. Four or five sets of sibilants are reported in a number of Shandong dialects, while three sets are the norm in Shanxi and Henan. Crossing the Yangtze River, two sets are the norm while three quite rare. Further south, in the Min and Yue dialect area, only a set of sibilants to be found. On the Hainan Island, the southernmost territory of China, there is only a “half-set” of sibilant sounds remaining. Difference in the sibilants sets is a major source of diversity in Chinese dialects. The following diagram displays the different sets and their normal contents:

Set	Dental	Palatal	Retroflex	Palato-Alveolar	Inter-denta
5	Yes	Yes	Yes	Yes	Yes
4	Yes	Yes	Yes	Yes	No
3	Yes	Yes	Yes	No	No
2	Yes	Yes	No	No	No
1	Yes	No	No	No	No

Surrounding sibilants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riguing questions that require systematic treatments and formulations. Here are among the finds: (1) Aspiration—an aspirated dental stop is easier to be affricated than its un-aspirated counterpart, and an aspirated affricate (tsʰ) is easier to become a dental stop than its un-aspirated counterpart. (2) Roundness—lip rounding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urning a plain sibilant into a retroflex than its spread-lip counterpart. To my knowledge, a similar process has been reported in Sanskrit (Fox 1995:30).

Key words Sibilants, geographical distinc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